



在爸爸战斗过的地方

短篇小说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

7.7

在爸爸战斗过的地方

短篇小说集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099·102 定价：0.45元

目 录

在爸爸战斗过的地方	刘锡宏 (1)
大河滔滔	张 扬 (32)
向阳篇	梁兴晨 (51)
碧海银花	祁见崇 (83)
战斗在前	康进忠 杨长瀛 (105)
理想	赵冬苓 (120)
梨花盛开	许善斌 (139)
菊花怒放	许善斌 (149)
珍珠落户	孙广智 (160)
秋菊	孙 涛 (178)
新上任的队长	梁兴晨 (197)
落户第一课	杲红星 (208)
彩霞满天	张可香 (221)

在爸爸战斗过的地方

刘锡宏

秋天的早晨，清风拂面，凉爽宜人。我和潮海大队大队长赵德和同志分乘两匹枣红马，并羁缓行在渤海滩的机耕路上。路两旁，无垠的稻田直插蓝天，荡漾着层层金波，飘散出诱人的郁香。看到这丰收的景象，谁会相信六个月前，这里曾经遭受过一场特大海潮的侵袭啊！

但，这是事实。三月上旬，清冷尖利的东北风挟着细雨碎雪下了整整三天三夜。第四天早上，海水突然咆哮起来，推着屋脊高的浪头压上了海滩。刚开始泛绿的麦苗被连根拔起，沟渠台田冲成了一马平川。潮水退后，渤海滩变成了茫茫无边的一片白碱。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锻炼的潮海贫下中农，面对严重的灾情，不气馁，不畏怯，以大寨人为榜样，坚持斗争哲学，粉碎了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改洼治碱种水稻，硬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眼下这幅“北国江南丰收图”。

赵德和热情健谈，滔滔不绝。我趁他擦火点烟的空隙插了一句：“听说你们党支部书记金凤同志是个下乡知识青年？”

“嗯。”德和吸了口纸烟，接着改口道：“不，是回乡的。”

“哦？”我有些莫名其妙了。

德和似乎毫不理会我这个“哦”字的含意，却在马背上猛抽一鞭，枣红马蹬开四蹄飞跑起来，我也催马紧追。突然，在金波起伏的海面上，浮出了一排排整齐的新房。正是：浩茫廖廓疑无尽，天涯海角又一村。

急驰的马在村头一个高坎上停下来。那里，并排立着两座坟墓，一块石碑上写着：“革命烈士永垂千古！”德和拉我在碑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讲了下面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潮海村安了据点，妄图牵制我渤海游击队的活动。西海专署武装部长金兴和他的爱人于芳，化装来到这里，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锄奸、反霸、抗粮捐、捉“游鱼”，闹得鬼子日夜不宁，被迫撤回城里。抗战胜利后，金部长又领导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潮海村的群众正在开大会，斗争地主赵拐子，二百多名“还乡团”匪徒偷偷包围了村子。在这种情况下，金部长一面安排群众转移，一面组织民兵阻击敌人。那天，于芳同志刚临产，生了个小妮，也参加了战斗。经过一场激战，敌人被打退了，但金部长和赵德和的父亲、老村长赵福庚，却不幸牺牲了。

“后来呢？”我迫不及待地问。

“不久，我们开始反攻了，于芳同志调到前方工作，随军南下。临走把那个小妮寄养在贫农高奶奶家里，东家嫂西家婶地给奶着，直到全国解放，才把她接去。一九六五年她高中毕业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于芳同志积极支持下，毅然回潮海大队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泥来水

去，不怕脏不怕累，很快就成了贫下中农的贴骨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和贫下中农一道，造了走资派林茂堂的反。整党建党，她第一批被纳新，此后不久便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你是说的金凤同志？”我恍然大悟：怪不得说是回乡的呢。

德和点点头，接着介绍起海潮之后，金凤领导群众开展批林批孔，改洼治碱种水稻的事。随着他的讲述，我看到了一个革命烈士的女儿，在爸爸战斗过的地方，又继续战斗了……

—

夕阳渐渐隐去，冷飕飕的北风送来早春的寒气。这时，在白茫茫、湿漉漉的海滩地里，大步走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姑娘：硬实实的中流个儿，红朴朴的圆脸盘儿，浓眉大眼，风采焕发。穿一件褪了色的黄褂子，背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兜，高卷裤管，赤着双脚。她左手拿纸，右手握笔，走一阵，把纸铺到膝盖上画一阵，站起来再走。最后，她登上了龙河长堤。

这是一条不太宽的小河，但却四季常流。源于百里外的青龙山，到这里拐个弯折向正北，穿过三十里海滩入渤海。姑娘对着河面瞅量了一会儿，然后蹲在地上，展开满是条条框框的画卷，添上了一条曲曲折折的蓝线，并毫不犹豫地，在拐弯处画了道横杠杠。象工程师完成了一项重要的设计任务，姑娘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抬头望望西天：二八月，云接

日，说不定还会有风雨啊！她把纸笔掖到兜里，转身朝村里走去。

她就是潮海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整党建党之后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金凤同志。

为了抗灾夺丰收，公社党委召开了受灾单位支部书记会议。党委书记作了关于批林批孔的报告，指出：“十大”开过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没有停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深入。要警惕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利用我们受灾后的暂时困难，搞翻案复辟活动。要以革命大批判推动抗灾，特别要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和罪行。昨天，党委又组织到会同志坐车到部队农场参观学习，部队首长介绍了他们引水压碱改种水稻的经验。

会议虽然只开了三天，但金凤却觉得是参加了一次路线教育学习班，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这阵，她走在海潮侵袭过的盐碱地里，眼前浮现的是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情景。毛主席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要象大寨人那样，大灾大变样，一个大浪涌过来，把旧的包袱扔一批，大浪过去了，社会主义思想财富多一批。想到这里，她觉得浑身增劲，步子迈得更硬朗、更踏实了。

金凤赶到村里，已是掌灯时分。村里静悄悄的。正走着，忽见赵拐子家的大门吱扭开了道缝，从里边闪出一条黑影。金凤警惕地贴到一边，黑影带着一股刺鼻的酒气从她身边擦过：原来是文化大革命下台的前支部书记林茂堂。只见他走到赵家胡同北头，四处瞅了瞅，走进大队长赵德和家

里。金凤脑子里急速地划了几个弯。

对林茂堂这个人，金凤一直比较注意。据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一九六〇年这里也闹过一次海潮，当时社会上正刮起一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黑风，林茂堂乘机兴风作浪，篡权上台。他极力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扔下农业生产不管，四处挂钩，大搞投机倒把活动。还提出要把村子南迁二十里，把贴北的几千亩地统统扔掉，只种南岭子那几百亩，腾出劳力搞副业。只是由于大多数贫下中农反对，阴谋没有得逞。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他进行了批判，他表面上装得很老实，多次流着眼泪作检查，但背后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说文化大革命的坏话。闹海潮那天夜里，金凤与干部们在村子里巡查，见林茂堂家点着灯，“吱啦吱啦”象在炒菜。听林茂堂老婆说：“半夜五更的喝什么酒！”林茂堂说：“今天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啦！”这句话，金凤反复琢磨了好久。再联系到刚才的情景，金凤心里更清亮了。领导的预见是多么正确啊！想到这里，她返身朝银须爷爷家里走去。

银须爷爷叫高云山，七十八岁，是高奶奶的老伴。从土改、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一直担任潮海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九六〇年因抵制错误路线，林茂堂勾结公社走资派撤销了他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他和高奶奶等老贫农，积极支持金凤、大虎、小英一伙青年人造反。打那以后，银须爷爷的三间“长工屋”，就成了青年们的“参谋部”。这几天金凤不在家，银须爷爷就和一些党员、老贫农，密切注视村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今天晚上，他们正在开碰头会哩。

金凤推门进来，老人们都高兴地起来跟她打招呼。高奶

奶舀水添锅，准备做饭。

金凤说：“不用忙活，吃冷的就行。”抬手从挂钩上摘下竹篓子，摸起个冷干粮啃起来，边吃边啦起了公社会议的精神。老人们听了不住点头。

高奶奶说：“是得狠搞大批判了。你走了这么几天，歪风刮得可紧了，什么一场潮水十年碱啦，趴在地里打不出滚身，得另投门子啦，有的连迁庄的事也重新提出来了。”

金凤一怔：敌人果然乘机蠕动了。问道：“说这些话的都是什么人？”

“东头快嘴二婶嚷得最凶，还说是支部的人都同意了。”一个老贫农说。

金凤说：“二婶虽然出身上中农，自私一点，但心里没那么多勾勾道道的，背后一定有人挑。”她把刚才碰到的事和自己的看法说了说。

银须爷爷捋着胡子，说：“一点儿不差。这几天林茂堂又枝生了，三日两头往德和家跑。前天还上了趟城里，听说跟什么地方挂了钩，要抽人出去搞包建，每人每天合两块五的工钱。”

金凤疑惑地说：“国家不会出这么高的工钱随便雇工，恐怕不是正道上的。”

银须爷爷说：“林茂堂这个人从根儿上就不正。土改那阵干副会长，跟赵拐子暗中来往，被老金查出来，撤了他的职，留党察看一年。合作化时，他又纠集了一帮子有牲口农具的户办了个‘富裕中农’社，跟俺‘贫农社’顶着来。他掌权那几年，正经事没干，专搞歪门邪道。文化大革命夺了他的权，把歪门给堵上了，怕不是那么甘心！”

大家越分析，问题越清楚，越觉得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决定加强监视，粉碎敌人的阴谋，以抗灾斗争的胜利，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接着，金凤又介绍了去农场参观的情况和自己的初步打算，大家都说中，还帮着出了不少点子。

啦着呱，金凤两个干粮吃上了，站起来舀碗水喝了，嘴一抹说：“您啦着，我到夜校看看！”

银须爷爷跟出来，嘱咐说：“抽空挨家走走，塌墙倒屋的怎么修，人口整齐的口粮能不能接下秋来？你现在地位变了，这些事都得考虑到，别叫敌人钻了空子。”

金凤握着老人的手，全身热烘烘的。银须爷爷烈士墓前讲传统，高奶奶指着饭瓢忆家史，叔叔大伯手把手教她学干活的情景，又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她激动地想：自己每走一步，都离不开贫下中农的帮扶啊！

二

政治夜校的五间大教室，姑娘小伙子挤了个满荡荡。大队赤脚医生、夜校辅导员小英，正在念着《人民日报》“狠批克己复礼”的社论。民兵连长高大虎坐在最前排，全神贯注地听着。

小英念完了，说：“分组讨论讨论吧。”青年们分开组，但发言不很热烈。

大虎来回扫了一眼：“咋的这么蔫蔫？唱个歌提提神好不好？”

小英打着拍子起了个头，跟着唱的却没几个人。

大虎火了，粗声大嗓地训起来：“今天这是怎么啦？还得叫小英每人给您打支兴奋剂吗？”

一个青年说：“潮水把地都淹了，大家心里都乐不起来呀！”

“怎么，被这点困难唬住了？”金凤出现在门口。青年们一见，齐呼啦地围了上去：

“会开得怎么样？上级有啥指示？”

“你们开会研究了什么抗灾措施？”

看到这些文化大革命中一块造反的战友，在困难面前流露出来的急躁、畏难情绪，金凤心潮起伏。她意识到，要搞好物质的东西，精神力量可是关键啊！而眼下，自己的一言一行，甚至一点微小的表情变化，都会马上传染给同志们。于是她笑笑说：“措施嘛，毛主席早给咱想好了，大寨人也做出了榜样，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青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这个答案似乎很不满足。

金凤理了理垂到耳边的短发，接着说：“受了灾看起来是坏事，其实也是好事。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解放前咱这里十年九潮，种一葫芦收两瓢。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打了机井，修了台田，产量有很大提高，每亩也只有二百多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面貌。这次，潮水把渤海滩冲成了一张白纸，在党的领导下，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我们一定能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

“你讲讲怎么个画法吧！”青年们七嘴八舌地嚷。

金凤从背兜里摸出那张图纸放在桌子上：“我初步设想，打破原来的地块界限，重新划方，修上排灌渠道，引水压碱，改种稻田。我拟了个草图，大家提提意见。”

青年们活跃起来，都伸长脖子往前挤。看完以后，自动议论开了。有的不放心：“海潮之后，地里含盐量太高，种水稻能行吗？”

“行！”金凤很有把握地说，“我们到部队农场参观过，他们就是六〇年顶着潮水开进海滩的，当年产量就拿到了五百多斤。”

“咱这里没有水源，光靠那两眼机井可不顶用啊！”

金凤指着图上那道横杠杠：“我们从这里修一条大坝，把龙河拦腰斩断，不但我们的用水问题解决了，还能支援兄弟大队。”

大家乐了，又说又笑，巴掌拍得山响。有的伸拳捋胳膊：“金凤同志，下命令吧，什么时候动工？”

金凤摆摆手，严肃地说：“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轻了。有的人不一定马上就能接受下来，大量工作需要做。阶级敌人也会乘机出来破坏，我们要准备斗争。今天学的这篇社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联系最近村里出现的情况，很好地讨论一下。同时，还要辅导好群众学习。大家都行动起来以后，纸上的东西才能变为现实。”

大虎攥起拳头，在半空里晃了晃：“情管大胆干，谁敢搞歪的，坚决不客气！”

多时没吭气的小英忽然提了个问题：“金凤姐，俺信心是有了，就怕你一走……”

“什么？”金凤吃了一惊，“谁说我要走？”

“林茂堂进了趟城，回来就嚷开了，说上级要调你回省城上大学，还说什么碱滩地里长不出灵芝草，黄蓍棵里留不住金凤凰！”

金凤深思地点了点头：“有那么回事。咱穷人的孩子能够上大学，在旧社会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啊！”

“这么说你真的要走？”青年们着起急来。

金凤平静地说：“我已经进大学了，还往那走？农村就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现实的教材，眼前这一课还刚开了个头，我怎么能走呢？”

青年们劈哩啪啦鼓起掌来。大虎悄声问：“真不走了？”

金凤瞥他一眼：“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不走就是不走，还有真的假的！”

一个青年调皮地说：“咱连长就是这么个硬汉子，软心肠，听说金凤要走，偷着抹眼泪呢！”

大虎倏地脸红到脖子，照着那个青年当胸一拳：“胡诌八扯！”

大家都笑了。小伙子咧开嘴嘿嘿地笑，姑娘们前仰后合格格地笑。

金凤见大家的情绪起来了，便走到台上，分配任务：“明天大虎带几个人去农场拉稻种，小英根据这份草图和人家补充的意见，画一张改洼治碱规划图，贴出去让群众议一议。其余同志做好宣传发动工作，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大家有信心吗？”

“有！”青年们异口同声，震得屋子嗡嗡响。

“好！”金凤兴奋地把手一扬，“把刚才的歌子唱下

去！”她开了个头，大家可着嗓门唱起来：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

大寨红旗迎风摆。

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呀，

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

坚决学习大寨人，

敢把那山山水水另呀么另安排。

干起来！干起来！

大寨的红花遍地开。

.....

歌声高亢激越，长久地回荡在渤海滩上空。

三

天还没亮，就有人来叫大队长赵德和的门。德和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了听，是林茂堂的声音。心里嘀咕：昨天晚上都说妥了，这大早又来干啥？

自从闹了海潮之后，林茂堂忽然“积极”起来，对救灾表现得很关心。常守着德和叨念：“今年地里是没指望了，另找门路吧。我在城里建筑部门有个老关系，咱大队又有这方面的人材，必要的话，我可以去联系联系。”还建议说：“咱这个地方一来潮水，三年不长草，五年不长庄稼，住到哪霎穷到哪霎。这一潮，塌墙倒屋的不少，脱不了修理，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庄迁了！”

赵德和是这么个人：打从银须爷爷干党支部书记起，他就是大队长。有人称他“三朝元老”，他也认为是那么回

事——不吃请，不贪污，兢兢业业十几年，虽然没做出大的成绩，工作上还积累了些经验。可就是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也是个错误，就是单纯生产观点，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文化大革命中，大伙批评他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他也承认前几年在执行路线上确实存在问题。所以，金凤当了支部书记，他打心眼里拥护。认为金凤根正苗直，又有文化，搞个思想政治工作满带劲儿，路线上有她把着关，自己集中精力抓生产，俩人搭帮好，准能把个队搞得热热火火的。对林茂堂这个人，他有些看法，觉得他不那么地道，又犯过走资派错误。但见他检查得挺好，考虑到让他干个具体工作还行，就提议叫他当了副业组长。这次遭了海潮，德和几天几宿睡不着觉，横想竖想，觉得金凤总是年轻，没经历过这种事，在这个当口上自己应该多分担些责任。正好，林茂堂亲自上门，向他提出了外出搞包建的建议，他一想挺合茬：农业受了灾，副业补回来，既不拖累国家，又能渡过眼前这一步困难，倒是个双全其美的办法，就欣然同意了。昨天，林茂堂进了趟城，回来说事情办妥了，出八十名劳力，包建一个养鸡场。德和答应等金凤回来研究研究，马上就派人去。

德和穿好衣服开了门，林茂堂笑嘻嘻地走进来，递上一份材料：“我知道你挺忙顾不过来，关于迁庄的事，我替你写了个请示报告，行的话捎到公社碰碰运气，兴许能批准。这可是群众的一致要求啊！”

对迁庄的事，德和本来不同意，认为遇到困难就往后退，不是个正确态度。他把那份报告接过来看了看，放到一边，说：“这是个大事，得交群众广泛讨论，最后由支部研

究决定。”

“对，对！这是组织原则。”林茂堂眨巴几下眼皮，
“再就是城里这一头，我考虑今天就派拖拉机把工具先运了去，再去几个老匠工提前合算合算，将来大队人马去了马上就能干，免得窝工。您今天最好一块去趟，事情就稳妥了。”

德和一听，觉得林茂堂想得挺周到，就满口应承了。

其实林茂堂急于派人，有他自己的主意。他知道，金凤一回来，事情就吹了。只要把东西运走，再去一部分人，生米做成熟饭，又是大队长亲自去定的盘子，金凤就是反对也不好挽回了。不过这一层他不能向德和讲，德和也没看破。他心里恣得不得了，却不露声色地说：“我去安排人，马上咱就走。”头重脚轻地走了。

这天，金凤起了个大早，先给几个五保户把水缸挑满，准备去找德和研究一下，晚上开个支部扩大会，把公社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走到街上，忽然听见副业组那里拖拉机响，心里话：大虎怎么这么早就发动车？却见大虎急乎乎地跑来了，喘着粗气说：“到处找不到你，大队长和林茂堂带着人上城里了！”

金凤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拔腿就往副业组跑，到那一看，拖拉机顺着往西南那条斜路，已经开出二三里了。她着急地说：“那条路上有个桥被潮水冲坏了，从那走要出乱子的，快追！”

大虎到饲养棚里牵出两匹枣红马，两人骑上，扬鞭追去。

拖拉机走这条路也是林茂堂撺掇的，说是从这里近便。

实际上是他估计公社的会快散了，怕走大路碰见金凤就走不成了。

金凤和大虎追出村外，发现前边路当央横着一辆地排车，有个人躺在地上，走近一看是赵拐子。金凤下马喝道：

“大清早躺在这里干什么？快闪开！”

赵拐子捂着肚子，哼哼呀呀地说：“打谱给队里拉点土垫牲口圈，不巧犯了胃口疼。”说完又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

金凤把车子弄到路边，可赵拐子躺在地上死皮赖脸不肯起来。大虎火了：“别跟他磨菇，上马！”

金凤翻身上马，大虎猛抽一鞭，枣红马腾起前蹄，呼地从半空中蹿了过去。赵拐子吓得一骨碌滚到沟里，沾了浑身泥水。大虎回头啐口唾沫：“螳螂挡道！”

可是，拖拉机已经走远了。金凤说：“从地里插过去！”

烈马扬鬃，四蹄生风，在田野上狂奔急驰。金凤和大虎死死地抓住马缰，耳边冷风呼呼，脸上热汗直冒。看看快追上了，大虎扯起嗓子喊：“站——住——”可是因为顶头风，拖拉机上的人没有听见。

拖拉机离桥越来越近了，一场严重的翻车事故眼看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金凤拉开架子，连抽几鞭，枣红马长啸一声，腾空跃起，“嗖”地飞上桥头。这时拖拉机“哧”地来了个急刹车，在离桥只有两米远的地方停住了。

拖拉机上的人都下来了，闹不清出了什么事。德和见是金凤，诧异地问：“多霎回来的？为啥截车？”

金凤指指桥底：“这是一条绝路，走不通！”